

漢學師承記

一

中華書局

漢學師承記

一

江藩纂

## 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詰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裁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

漢學師承記序

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庚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 目錄

記之一

閻若璩 張昭 吳玉培 宋鑒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張爾岐

馬驥 王爾贊

記之二

惠周惕 惠士奇 蔡松崖

沈彤

余古農先生

江艮庭先生

褚寅亮

記之三

漢學師承記 目錄

漢學師承記 目錄

王鳴盛 金日道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記之四

王蘭泉先生 袁廷樞

朱笥河先生

武 億

洪亮吉 張惠言 楊錦

記之五

江 永

金 榜

戴 震

記之六

盧文弨

紀 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徵

記之七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惇

江德量

汪中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漢學師承記 目錄

鍾 裏

徐 復

汪 光 曜

李 鍾 洄

凌 廷 堪

記之八

黃 宗 義

顧 炎 武

附

經師經義目錄

# 漢學師承記

## 卷一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序。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隣上僞書。費魁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

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囊鞬，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即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梓章句爲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康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儻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典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勤爲是書，頒之學官。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線九章之術，天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勅大學士牛鈺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

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勅戶部尙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甯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卽位之後。卽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耆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旣與地乎侔。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殼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湔開成廣政之陋。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大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尙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閒。馳騁仁義之塗矣。我皇上誕敷文教。敷尙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嚮風隨流。歛然興

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彦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簷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良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鑑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弱諸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吒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蠭瘠膺筮仕無門齋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影也

閻若璩 張昭 吳玉培 宋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

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子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輟。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卽疑二十五篇之譌。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問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夸。鄭作宅嵎。鑑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剝刑剝刺。鄭作牘宮。剝割頭庶刺。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敍三宗。以年多少爲先。

後碑則以傳敍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奪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崙。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

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臯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主。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主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尙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謾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上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何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唾餘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

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簧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

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沖。顧甯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沖。則曰。太沖之徒。竊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藩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闇若璩名。則若璩嘗執贊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亦能文。同時山陽有張弨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敍曰。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尙奇。殆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寫致錯者。亦校正之。論解字曰。解乃辭訛之辭。若舜受之。解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裹抱之懷。則不從心。而裹袖之懷。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麿字也。論氤氳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而隸無壹字。故借爲